

畏廬續集

序

文各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而其不變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有純雜高下之別要必無僞存乎其中而後讀者感焉世士整飾以爲工徵引以術博固無性情之真且不足以自信又烏足以信千百世誰何之人乎若畏廬者殆余所謂可信者也光緒庚戌余始識之於京師及壬子癸丑其事大學堂既皆不合以去臨別贈余文且賡以畫今年又同應徐君之聘教授正志中學校畏廬長余十四年弟視余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輒出相示違覆而不厭故余知畏廬深其性情真古人也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雖取法韓柳而其真仍不可掩閱一日手巨帙示余乃所編續集也曰吾兩人志業頗同序吾文者必子余發讀竟夕太息不止私念畏廬與余生際今日五六十年来所聞見多古人所未嘗有區區抱孤旨於京師塵囂之中引述自遠雖頽廢而不悔然則畏廬文集之序不屬我而誰屬也乙卯十一月桐城姚永概敘

畏廬續集

目錄

感秋賦

原謗

原習

惜名

唐藩鎮論

盧杞論

讀小雅

讀儒行

讀列女傳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

文科大辭典序

南燼記文序

晉安耆年會序

書黃生劄記後

跋王硯田畫卷

跋戴文節遺墨

書同年卓毅齋殿試策後

跋姚叔節所藏石田山水長卷

與姚叔節書

示兒書

送覺羅善昌北歸序

送五城學生入天津大學堂序

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

楊昀谷太守入蜀詩序

送侍御江公歸梅陽序

送胡瘦堂侍御歸廬山序

送高子益之官雲南序

送梁節庵先生南歸序

贈姚君愬序

送劉洙源赴嶺南序

送姚叔節歸桐城序

贈馬通伯先生序

贈林宰平序

送陳任先之哈克圖序

贈王生序

贈王林二生序

送陳徵宇之官濟南序

力醫隱六十壽序

清通議大夫嘉善張君墓志銘

清中憲大夫揭陽姚公墓志銘

清通議大夫知府銜山東武城縣知縣薩公墓志銘

清故大善士無錫唐公墓志銘

清誥封夫人唐母孫夫人墓志銘

樂望遠先生墓志銘

清贈通議大夫佩卿章君墓志銘

張母謝夫人墓志銘

清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黃岡王君墓志銘

費鑑清先生墓志銘

清奉直大夫陽山縣知縣長樂林君墓志銘

清學生劉君騰業暨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

醉郭先生墓碣

二箴并序

高莘農先生傳

江陵戴烈婦傳

張貞孝傳

吳孝女傳

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叔母方孺人事略

力孝子萬里尋親記

夕照寺爲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記

徐又錚填詞圖記

曾伯厚西山永慕圖記

周養庵篝燈紡織圖記

濤園記

胡梓方詩廬記

枕岱軒記

海藏樓記

枕雷圖記

記翠微山

登泰山記

謁孔林記

明湖泛雨記

謁陵園記

遊頤和園記

遊西海子記

遊玉泉山記

三謁 崇陵記

記戒壇

記潭柘

淨業湖秋泛記

釋斑貓文

高氏妹哀辭

祭周如皋文

畏廬續集

閩縣林紆著

感秋賦

余豈宋玉之閔師兮寧以薄寒而慄慄詎潘岳之展轉於華省兮企羣儔而難齊獨傷心於涵元兮風騷屑而宮雲低長鸞麗於別苑兮日色爲之浸微陰侵陽位兮養溜蠹於宮闈侈鴻池之妖徵兮孰知樂太國主之爲非歌苾兒之哀艷兮或設諄而增譏過冀朗之名州兮伏雌實化爲雄雞荃惶慙而無朕兮被謾詬而累歎彼羣佞之踢張兮排笮肆其萋菲嗟皇父之孔聖兮日滄訛以自恣誠茂惡而相矛兮且蹇縱而冒利藹吾皇於祕殿兮朝夕嘖其虛位唯號人之竭節兮迎廬陵而莫遂游氛朝興而蔽天兮槁葉因而夕碎積陰結於合殿兮日奔魍而走魅國卒斬而莫知兮據洿朝而舞智昌僞學而素綱轄兮揚東海之雌風趨邪陰而湛太陽兮能脫口以興戎人人侈其將用兮託蔣帝以折衝服何知而假節兮祇黨爲之一空形其枘以過市兮謁巾耀其腥紅豈靈子之先覺兮直窮星之昏蒼嗟雷濟之克后兮爭肉梅

以爲忠殊敦懼之莫解兮偏妖夫之是崇忽旬隱而勾殪兮巨礮墮其危墉宜擠墜
於河陰兮否則幽之金鑪胡徜徉於雞頭兮射象簪以爲雄天穆偃起於疏屬兮一
旦身被其隆極內冒猥而外嘔喻兮謬羽忠而翼國激太液之池波兮風蕭蕭荃嗟
嘔而孤居兮休晨朝奄睨暉而忤視兮直猶鏡而兇梟痛彌留之無侍兮水殿被風
而蕭寥上陽同日而大漸兮進道子而奉詔彼沈疊於衽席兮多玉牒之年少任版
圖之斷裂兮咸沈浸而逍遙匪老奸之擅國兮奚就暝而引妖聽網維之弛墜兮下
崩剝而渙散烽燧聯乎東南兮照濩渚之江漢魯酒之不能忘憂兮余日厯乎黍離
之悲過故宮而徘徊兮但煙柳之垂垂日警警而西沒兮嗟吾命之焉知余寧敵陽
狗態以諂俗兮甘張整而自卑苟余情之方挺兮亦胡迹迹屑屑之爲謁 崇陵於
雪中兮効三度之驅馳或倅倅而不理予兮予仍敖弄而無疑緬楊園之孤特兮予
或老死而庶幾

原謗

謗者助吾修養之利器也能引以爲助則謗烈而吾修益虔狠狠然視爲吾敵力起而與之角此適以鈇謗我者之鋒而使之內刺所損巨矣士惟修之弗力而又自引而求儕於古人其視餘人泯泯然此致謗之媒也彼湛溺於利祿者固不屬心於君子之事至吾日銜之以君子之事於其上則適觸其羞而頓悟將謂我不以人類待彼也亦必矯爲君子之言力繩吾短又不已者且稍弛其所有事潛合黨徒而謀一若吾之聲影皆足引以爲罪是吾自布其荆棘於門宇且博製桎梏授之於吾左右以自陷也古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防禦咎心之事夢寐之間若受謗書引以爲愧且不之暇乃外張旗鼓與謗者爭無謂之曲直此豈君子之事嬰兒之毆人受者轉以爲笑優伶之嘲人中者不以爲恨原其無心也君子者小人之嚴敵也一白翹於衆黑孤弦遏乎羣曉此其必反吾亦必不能勝者也故曰謗之來實吾人自致之堯政固善叛堯者或以爲桀桀政固不善而附桀者轉以爲堯堯桀之辨世且桀之謂有真曲直足恃以自固乎君子所爭當在吾道之是非弗計乎人言之是非人

言之中乎道寡也吾內省其身力制其行謂可立信於衆然則仲尼又安有武仲之毀與桓魋之阨韓愈氏原毀其要言曰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此特爲謗者設身而言君子則不求無謗但求可以致謗者而自強不外備而守完不內疚而行舒謗者又何力焉

原習

賢人復性恒人沿習欲導恆人務端其習端習貴有倡者倡得其人則下亦風靡矣王豹絳駒華周杞梁之妻一歌哭之長而感格若是其神苟倡之以愛國則前僵後踵蒙萬死而無挫人將以不死國爲愧矣然非矢公推誠亦不爲功果三數巨人持之於上人將謂不誠不公無以爲民上民亦將謂不誠不公無以爲國民積久而習成習成則勇生而國立矣人之制情而復性者萬中不得一耳聲色貨利訐其前而又牽率於親屬日挾其不忍之心思欲致之於安樂胡能慕義輕死忍此嗷嗷者一瞋而勿視自見掣於習激之以全國之勇氣勢有所偏卽不能獨戀其私其道如行

兵前鋒者呼曰勝矣吾軍盡數而逐北則決無迴面而南趣者此倡者之有全力也
潛夫之論曰務本則虛僞之人皆歸本虛僞豈能本者顧上既務之若樹侯立鵠約
其心思目力使之必歸斯歸矣此猶曰道德之倡也若以舍生雪恥倡則事烈而効
兇非萬衆一心事必莫舉然能一萬衆之心者亦惟習之使然西人之崇恥而尙武
寧盡出於其性亦積習耳習成則與習偶悖者衆咸斥之故一人見辱弗校衆且涕
唾而不知齒勢在不能不死中國不爾以忍辱爲讓以全身爲智故數千年受異族
陵踐而不愧此亦謂之性乎無爲之倡習遂日卽於廉卽亦不知其所以可恥者庚
子團民之閨似知恥矣而病無學辛亥南士之輕生似知恥矣而病冒利無學冒利
安能倡而成習故移時而光燄燄焉設人人存其寧死不辱之心彼此相虞其中衡
之以公理又人人自勵以誠節長養其勇概中國庶幾其成尙武之習乎

惜名

名爲實賓賓之主卽實也得實矣奚患不名顧因實得名或名被天下名乃愈不可

恃其敗也亦捷迅不逾一瞬小兒之蹟也輕而委地故不得傷老至則否若乘屋而騎危登峯而造極一墜而顛脊立碎故名高者不宜蹟蹟必莫救身既爲衆所唱娼方求其閒而不得一旦自授以隙欲乞瀚滌誰復許之君子之於名未嘗不尙孔子之疾沒世雖聖人亦尙矣余則以爲得名易也求所以保此名則非易不惟大不踰閑卽小德之出入亦足爲累恃盛名而弛防謂舉世決無敢議我而輕我卽有輕而議者有識之人尙爲吾諒嗚呼此念萌大名隨之而墮矣王船山胡致堂其議古人也無完膚雖大人長德弗免矧今之持議者非船山復非致堂蛆醢過於妬婦科網嚴密君子值之其能免乎人果知猝得大名爲不祥息息斂抑堅持其不敢快意者斯寡過矣余非有名於時者也篤念父母師保之恩亦日患名之委墮以滋戾爲製斯文銘諸座右

唐藩鎮論

唐之藩鎮自田承嗣以下皆賊也安史遺孽而李郭爲宦官所刼持不能草薶而禽

獨之乃各踞伏一隅朝廷不復能制因畀以封圻擅署吏以賦稅自私於是藩鎮之禍與唐相終始矣夫鎮帥之握兵要危道也幸賦稅屬之有司糧儲之所取給也且所部升黜必取朝旨連帥不得擅除吏勢既瓦合雖蓄叛萌將有所刼制而不卽逞若帥府悉用私人總其終歲之出入告諸度支曰全師之費若干萬也而度支大臣無敢計度悉數以予之浮冒侵蝕此其過之小小者也勢力既偉文吏之權武臣亦並而有之朝廷除吏亦先察其甚宜於鎮帥者或其所私暱而後遣之名曰軍民分治而鎮帥實總其權文吏但坐仰鼻息而已迨禍稔惡周勢處於不能不叛則聯合諸鎮舉兵向闕若吳三桂耿精忠尙之信之類卽襲魏博盧龍淄青澤路之故智也然吳滇而耿尙閩粵用西北建瓴之勢出重兵以撲之爲勢尙易若田承嗣李寶臣皆蟠據中原所部咸趨秀彊力之夫稱曰牙兵兄弟親戚可以承襲而入兵籍隱然若一國焉府兵之制既隳朝廷不宿重兵無以鎮攝之故曠然莫制但以魏博論傳五世至田弘正始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傳六世有州四盧龍